

最是荔枝滋味长

◇ 郑国雄

“身外是张花红被,轻纱薄锦玉团儿,入口多甘美,齿颊留香世上稀……”红线女清越的声音徐疾有致,韵味绵长。屋里,哥哥在守着他的新宠——留声机。门外,我和小一岁的侄女模仿红线女的唱腔,吊着嗓子一腔一板地跟着唱。

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小小的我可以完整地唱出粤曲《荔枝颂》。但是荔枝对我们来讲简直是个奢侈品。那时村子西边杂树成林,其中有两株山荔枝,每当我们仰望树冠看到果子稍稍泛红,就拿竹篙来打。那野生的荔枝虽然肉薄薄的,味儿酸酸的,但在那个水果匮乏的年代,已经是难得的好滋味了。

村子东头的山坡,同太公的四叔家祖传下来两棵荔枝树,树干已经很斑驳了,但依然年年挂果。为了提防孩子们偷果,荔枝长成指头一般大,他们家就在树下用木凳和门板搭铺,挂上蚊帐日夜看守。终于等到荔枝成熟,四叔给我们家送来一把,多

么珍贵的礼物啊!一颗红红的荔枝,我就能握在手里把玩半天。“红房子,白帐子,里面住个胖子。”这是关于荔枝的一个谜语。吃的时候可不肯囫囵吞枣,而是小心翼翼地把荔枝的外壳剥掉,透过薄薄的果膜,里面雪白的凝脂隐约可见,再仔细地撕下白帐子,那晶莹剔透的果肉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我这一点,细细地品尝那不可多得的爽脆和甜蜜。最后,我把指头般大小的荔枝核靠近芽胚的一端切去三分之一,留下顶端这部分,切口中心插一支小小的竹签,就成了一个自制的小陀螺,放在平整的桌面上,一拧竹签,松手,小陀螺便高兴地旋转起来。我和侄女自然是要比赛的,看谁的陀螺转得久。

那一片一片的桉树林,那山坡上丛生的灌木,什么时候退出乡野的舞台,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进入上世纪90年代,父亲退休回村,和两个叔叔合伙承包了一片荒山,还请了一些

工人帮忙开荒栽果。那时乡亲们每家每户都有了自己的荔枝园,或大或小而已。那个年代,荔枝收入是乡亲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朴素的乡亲们总是挑又大又红的果子去卖,往往自己吃些品相不好的“荔枝谷”。

如今,乡亲们的经济渠道日益丰富,一年一度的荔枝收成不再是唯一的生活来源,乡亲们吃荔枝必定选果大色好的上品。谁家的新品种挂果,大家都可以随意摘,任意品尝。我们这些久居小城的人回到乡下,乡亲们总是热情地指着,告诉我们哪棵荔枝是他们家的什么品种,荔枝时节记得来摘。这份友好和乡情,比荔甜!

如白居易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鲜荔枝不耐贮藏,但是荔枝干可以存放很久,于是,荔枝丰收时,乡亲们用晒或烘的方式把鲜荔枝做成荔枝干,四季轮转,如何少得了荔枝

的滋味呢!

远在唐朝时期,博得杨贵妃倾国倾城那一笑的,是咱们茂名的荔枝。到了宋朝,苏东坡被贬岭南,吃过荔枝之后,满足地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荔枝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明代,丘浚有诗曰“一种天然好滋味,可怜生处是天涯”,诗人认为:荔枝长在得天独厚的海之角天涯之涯,才能生就无与伦比的甜美味道。此诗寄托了诗人对故土海南无以复加的厚爱与眷恋。是啊,爱家乡的方式有千万种,其中一种,必定是热爱和推崇家乡的特产。

茂名是全球最大的荔枝产地。这些年,茂名的荔枝,乘着互联网的东风,走上高速,坐上高铁和飞机,已抵达“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草原,抵达“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黄土高坡。

没有尘土飞扬,不必贵为妃子,无论你身在何地,总有机会尝到咱们茂名荔枝的好滋味。

古荔树（外一章）

◇ 黑石

荔乡行

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车子在荔枝林与田野中穿行。

车窗外,红绿相间的荔枝树在深情致目,一次次恭迎,又一次次送别。

五月,我走在荔乡里。一个又一个村庄,让我的身影被折叠在了荔枝林的夹缝里。

荔枝林里的村庄,被大地的锦绣包围,被灿烂的阳光照耀,被百鸟的歌声托举。

庭前院子,屋后果园菜畦,一座座崭新的岭南特色房子,被水泥路网串起。

文化室、篮球场、电商网点,度假民宿酒店,悄然亮丽荔乡新农村。

昔日破旧的村子,如今变身荔乡美丽家园。

古老的村庄,千年老树又发新芽。游子惦记的风物还在,只是曾经的乡音,已漂泊过万水千山。

游人如织,乡村旅游兴旺起来。摘荔枝品荔枝的人群,笑脸如花。

高凉大地,荔枝特色文化之花,重遇时代的阳光与东风。

走在荔乡,一张张笑脸被荔枝映红。红红的荔枝,点燃一个火热的季节,点燃荔乡火红的日子。

荔枝林里的村庄,在高凉大地的青山绿水间,在大地的锦绣里,拔节。

父亲的荔香岁月

◇ 如夏

又是一年荔枝飘香时,我远离家乡,却常在梦中再现漫山遍野的荔枝林,父亲躬耕的背影,那细如米粒、清香扑鼻的荔枝和外表粗糙、内里甜蜜的荔枝,它们散发着岁月的芳香,融进我的生命。

谈及荔枝,父亲是相当自豪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村里最早的种荔人,父亲和母亲两人凭着两把锄头,一根扁担,两个塑胶桶,披星戴月,把半片山岭的杂草清除,把泥土堆积成带状,挖坑、种苗、浇水、施肥……前后共花了五天时间进行种植,足足比其他的种植户提前了三天完成任务。回首往事,父亲总是感叹着说,那些年滴落在荔枝林里的汗水比雨水还要多。山上的土质坚硬,挖坑也是要讲究技巧的,单凭力气一锄头下去,连锄头都会弹开来,泥土却纹丝未动。山上没有水,又需用桶在山下的溪流里装上水,挑到山上去,一天下来,双腿灌铅般的沉,肩膀也被压得红肿。或是不小心,一个趔趄,连人带桶一起滚下山去。从那时候起,父亲的腰板就一天天地变得佝偻。也是从那时候起,我知道了勤劳是可以改山换地的。

父亲是村里最早的种荔人,也是最早研究种植技术的人。最初两年,家里的荔枝收成并不好,结的果个头小,色泽暗沉,皮厚肉薄核大,味道酸寡。如果患有虫害,遭收购商嫌弃,那一年的收入便打水漂了。有一年,满树的荔枝花像雪花一样簌簌地落了一地,父亲对着光秃秃的枝头难过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吃了没有种植技术的亏,父亲便托亲友买了有关荔枝种植技术的书籍去钻研,由于文化水平不高,遇到不懂的地方父亲就犯愁了,后来他就跑到镇上的农业站去请教技术人员,去的次数多了,站里的人都打趣父亲说,待学有所成了就特聘他为技术人员。后来,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父亲慢慢地也摸索着在网上学习了更多的荔枝种植知

识。父亲摸着了种植的门道,怎样防寒,什么时候控花,什么时候杀哪一类害虫,什么天气施哪一种化肥,父亲心中有数。父亲成了荔枝的种植能手,出产的荔枝品质是有口皆碑的,小灯泡般大小的果实坠坠地挂满枝头,色泽鲜红,皮极薄,核极小,有些连果核都没有,单纯的只是果肉,一口咬下去,果汁迸溅,肉质嫩滑,唇齿留香。乡里的种植户也常登门请教,父亲莫不倾囊相授。

近几年来,父亲承包了四十多亩的山林,全部种上了荔枝,他常说为人要像荔枝一样,即便外表粗糙,内心也要晶莹剔透。我笑着对父亲说:“听说有一种可以加快荔枝成熟的药剂,提前成熟的荔枝可以卖个好价钱。”父亲听了,脸色一沉,带几分怒气说:“打了催熟剂的荔枝只是果皮呈成熟颜色,味道却是酸的,果肉里有残留的催熟剂对人体是有害的,咱们可不能为了那点钱昧了做人的良心!要耐心等一等!”我看着父亲和那漫山的荔枝,岁月的风霜刻下纵横的沟壑,种荔人秉持着朴实的心性,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静心地等待,等待花开,等待果熟满枝头。

我外出谋生,在家的日子不多,每到荔枝成熟的季节,父亲总是一箱一箱地把荔枝邮寄给他的儿女们。在荔枝的清甜滋味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味往昔岁月的甘醇,荔枝里沉淀着种荔人勤劳、向上、朴实的品格,伴我走过许多艰难的年月,也将陪着我行稳、致远。

醉在一骑红尘蜜意

◇ 郭逸竹

柏桥,一个古老又诗意的名字不在枫林边,却让火红的醉意漫在荔林从大唐走来的贡园,如一首排律诗火红的韵脚,构成一个村庄奋发的声势韵律在生生不息里眷恋成舌尖的痴爱:1300多年树龄的红荔,让人念念不忘的清香甘甜

一直严守的格律,成为乡村荔枝楼建成的根本。一栋栋,一排排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来。脱下贫困的帽子振兴的调子,打通乡村的金色大道

别样的雨露阳光,独爱别样的柏桥让红荔带着一颗驿动的心,在季节早熟让白糖罂走出颗颗晶莹白玉,带动舌尖的轻狂

棵棵千年的老荔树,依然是枝叶繁茂依然是硕果压弯枝了,依然是在岭南的天边,定时燃起一片红云

新时代的大爱,年年岁岁闪烁着光芒,拉动光阴那四匹马时光廊里,安放着一份甜蜜与执着千年来,依然在舌尖驰骋,陶醉

爱荔一生

◇ 谭克念

在那个薄雾清晨,与你邂逅在高州贡园,一颗从唐朝浪漫到今天的荔枝只那一次,你便将我俘虏再也没能忘记你醉人的甘甜

可在我迷醉时,你轻轻地离开了我的视线拂一拂裙摆,不沾惹一片云彩情味于你最浓处,梦回犹觉口中香留给我的只有深深的思念

思念,是百花酿成的芬芳想你时:牵左手倒影,你在脑海恋右手年华,你在心田暖春盛夏有你,就是最美时光这个季节,你让我们用积攒的甜美镌刻一生思忆和爱恋

撕下一张张日历,独自守候着岁月的轮回等待那彩虹般的梦。终于蝉鸣荔熟,妃子嫣然。在那个薄雾清晨我又见到了,见到了你诱人的容颜尝到了,尝到了你醉人的甘甜

爱你是颗荔枝

◇ 余玉明

你从古老的高凉大地走来岁月在你的枝头写诗每一颗都拨动时间的脉搏每一颗都镌刻金色的梦想在千年的贡园里,人和荔与日月同在,与时代同行时光不老,我们不散爱你是颗好心荔

你从浪漫的大唐荔乡走来爱情在你的枝头放歌每一颗都是闪亮的星星每一颗都是晶莹的珍珠红如血,白如雪诉说着千年的爱恋时光不老,我们不散爱你是颗甜蜜荔

山海并茂,荔枝闻名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又逢丹荔飘香时

◇ 杨筠蔚

虽然生长在盛产荔枝的岭南,然而在我的孩童时期,荔枝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水果。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荔枝的种植并没有现在这样广泛,更没有如今这样的高产量。在水果店和水果摊琳琅满目的各色水果中,它是身价不菲的“贵族”,昂贵的价格,并非我们这些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所能消费得起。因而那个年代,吃荔枝是件奢侈而幸福的事情。

记忆中,每当家里买了荔枝(这样的事情并不常发生),分到手不多的几颗,总要满心欢喜地把玩许久,才舍得吃掉。吃的时候,首先小心翼翼地剥开最外层的果壳,确保壳内那层白膜依然完好无损地贴在果肉上,还要端详欣赏一会,直到白色的果膜渐渐变色,才把它撕去,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着荔枝的清甜甘美。

吃完荔枝剩下的果核,我们这些孩子也能变废为宝。用小刀把果核的一头削去,然后插上牙签,一件新玩具就诞生了。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牙签一旋,荔枝核便在地上快速旋转起来,俨然一个小小的别致的“陀螺”。

乡下老家附近的村子,有一个荔枝园。每次回老家,经过那个荔枝园,总忍不住想象里面挂满了无数鲜红果实的情景,然后就极度羡慕园主人家的小孩。那时候常常幻想,什么时候才会有吃不完的荔枝堆在我面前,让我尽情地吃个够呢?

上小学的时候,茂名举办“荔枝文化节”。开幕式在市体育中心举行。有一天,音乐老师来到我们教室,对班主任说,市里举办荔枝节,要选几个女同学组成“鲜花队”。荔枝节?那岂不是有很多荔枝?音乐老师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紧张得心怦怦直跳,多么希望自己能被选中啊。幸运的是,音乐老师果然选中了我。于是,我们和其他班级的几十个女生,放学后便在操场上排练,等着开幕式的到来。

荔枝节开幕那一天,我按照老师的嘱咐穿上自己最

漂亮的裙子。学校安排好的汽车,载着“鲜花队”“仪仗队”向体育中心驶去。

还记得那一天,天气晴朗,我们排着整齐的队列,摇动着手中的塑料花,向着领导们和贵宾们,齐声大喊“热烈欢迎”。我并没有看清台上领导们的样子,也没有听清楚他们说什么,我的目光一直被台上摆放的荔枝吸引着,那堆成小山似的红彤彤的果子,是多么诱人啊!

后来,我渐渐地长大,荔枝也由“贵族”变成了“平民”。普通农户家,家家都有荔枝园,广大的山头,随处可见荔枝林。每年夏天的荔枝季,整个城市便会被铺天盖地的荔枝包围。桂味、白糖、白糖罂、黑叶、妃子笑、糯米糍……各种叫得出名字与叫不出名字的荔枝品种,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并成为家家户户的“常客”。

儿时的梦想早已实现,每年光是亲戚朋友送的荔枝都吃不完。荔枝不耐放,吃不完的荔枝塞满冰箱,过不了几日便会变质。吃荔枝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把每一滴汁液都吮吸干净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返。

当年苏轼贬谪岭南,初食荔枝便大为惊艳,写下“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妹”的赞美之辞。后来更是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千古佳句。如今,“日啖荔枝三百颗”已经不是什么难事,然而广东人又说“一颗荔枝三把火”,意为吃荔枝极易上火,因而不宜多吃。只不过,有几个人抗拒得了美味的诱惑?在我们茂名却有这样一种说法,荔枝要么不吃,要么就吃个够,浅尝辄止容易上火,吃够量反而没事。这种说法有无科学依据就不得而知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以毒攻毒”?

岭南人大抵有一种“荔枝情结”,反正我是如此。对于荔枝,百吃不厌。每次只要开始吃一颗就停不了口,从荔枝上市一直到尾声,茂名的夏天,似乎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荔枝甘冽清甜的味道。



费小平 摄